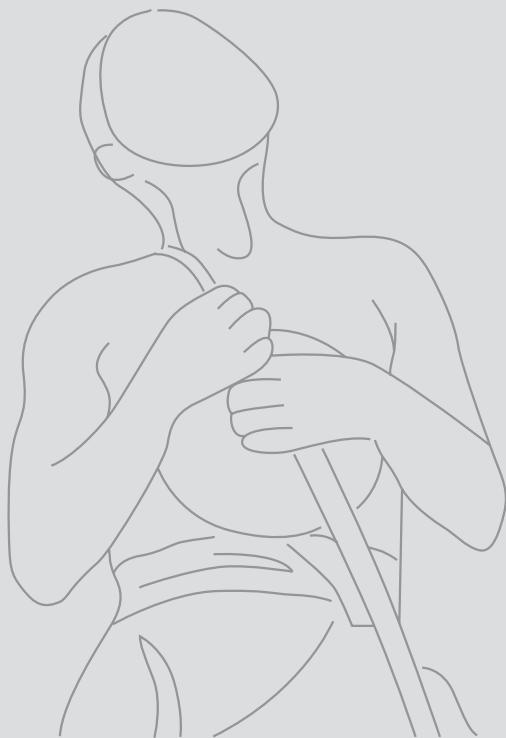


2010  
太平洋 詩歌節 時/光·酒/歌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0.11/19~21*



序：時/光·酒/歌—2010第五屆太平洋詩歌節 / 02

2010第五屆太平洋詩歌節 節目單 / 04

開幕之夜：詩之酒波 / 06

詩人談詩吟詩（1）吳晟、陳義芝 / 12

詩人談詩吟詩（2）管管、葉覓覓 / 18

詩人談詩吟詩（3）余光中、臧棣、零雨 / 24

詩人談詩吟詩（4）楊牧、蜂飼耳、陳黎 / 35

詩人談詩吟詩（5）陳克華、陳育虹、鴻鴻 / 49

圓桌詩會：時/光·酒/歌（1） / 62

圓桌詩會：時/光·酒/歌（2） / 74

詩樂下午茶 / 87

特別收錄：歷年詩作迴響 / 89

跋：詩的城市 松園的歌 / 94

## 時／光·酒／歌——2010第五屆太平洋詩歌節

太平洋詩歌節，今年進入第五屆，已經成為台灣唯一每年如期舉辦的詩歌節。

同樣在太平洋畔幽靜如世外桃源的松園別館，從11月19日開始，我們以「時／光·酒／歌」為主題，進行三天的詩樂活動。今年的與會者包括剛從北歐參加「冰島詩歌節」歸來的兩位海外詩人——北京的臧棣、東京的蜂飼耳，日本學者上田哲二，以及余光中、楊牧、席慕蓉、管管、吳晟、零雨、陳育虹、陳義芝、廖咸浩、陳克華、鴻鴻、楊小濱、葉覓覓、曾珍珍、李進益、翁文嫻、張梅芳、簡齊儒、黃東秋、黃梁……等島內詩人、詩評家。阿美族女歌手阿洛·卡力亭·巴奇辣，詩人、舞者阿道·巴辣夫等，也將以原聲、原舞之美，加入這一年一度的秋之節慶。

我一直覺得花蓮人每日面對的太平洋是個深潭，始終在釀造著什麼。應該就是詩吧，不然這小小地方怎麼出現這麼多詩人。不只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駱香林、楊牧等舊、新體詩人，九十年前過海來此的日本人，即在島嶼邊緣花蓮港先後成立了「うしほ」（潮）俳誌社、「あぢさゐ」（紫陽花）短歌會等團體，數百位寫詩者一、二十年間發表了幾千幾萬首俳句、短歌，讓我們驚嘆花蓮真是一個詩的城市。當年他們在美崙山上舉行歌會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今日我們所在的松園！

或者太平洋釀造的是酒，週而復始、一波波的時光之歌，讓詩人對之而歌，詠嘆生之悲喜、宇宙自然妙趣的液化的繆司。太平洋徐徐流出如詩之酒波，我們用海岸絕美的U型杯飲之，在金陽燦爛的松園，在萬物圓熟的秋日。



詩人余光中老師日前在報上發表了他譯的濟慈詩〈秋之頌〉，頌讚「和成熟的太陽交情最深，／與他共謀該如何用葡萄／來加重並祝福茅簷的爬藤；／把屋邊的果樹用蘋果壓彎，／教所有的果子熟透內心」的豐實的秋天。詩的最後一節，蟲鳥禽獸們也在舉行詩歌節：「當橫霞燎艷將逝的薄暮，／把刈後的平野染成玫紅；／溪邊的柳叢就有小蚊群／哼成哀怨的合唱隊，時高／時低，要看是風起，風停；／肥壯的羊群在山上叫喊；／蟋蟀在籬下低吟；女高音／是知更在花園裡吹口哨，／成群的燕子在空際呢喃」——歌詠這充滿視覺、聽覺、觸覺之美的季節。成熟的葡萄是用來釀酒的，圓熟的心智是用來釀詩的。

詩人楊牧老師多年前寫就的〈時光命題〉，似乎是特為此次與會者準備的複習題：被吳剛所伐的月桂，如何缺而復合，一再「受傷還開花」？被追求桂冠的詩人們寫盡的主題，如何以相同又不同的姿勢、聲調，不斷被更新？楊牧說：「默默／我在探索一條航線，傾全力／將歲月顯示在傲岸的額／老去的日子裡我還為你寧馨／彈琴，送你航向拜占庭／在將盡未盡的地方中斷，靜／這裡是一切的峯頂」。詩人以詩，以歌，雕刻時間，讓其發光。

感謝花蓮縣文化局、祥灑公司、亞士都飯店、吳明益律師、孔繁錦醫師、詩人施至隆……等，多年來對太平洋詩歌節的支持。近七星潭海邊的花蓮酒廠，今年特別提供該廠傳奇的黃金啤酒讓與會者暢飲。一切的峯頂，時光的酒歌——在太平洋畔，美崙山上的松園，我們彷彿聽到，從天上翻滾到人間，原汁原味、天人合一的混聲歌唱：「很海洋！喝海洋！」「Hosanna！Ho-da-la！」

策展人

陳碧

# 2010 第五屆太平洋詩歌節 節目單

##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0

時段	時間&地點	11月19日	11月20日	11月21日
早	9:30-11:30 花蓮亞士都飯店 雅美廳		<p>圓桌詩會： 時／光·酒／歌（I）</p> <p>余光中，臧棣，蜂飼耳 席慕蓉，廖咸浩，陳義芝 鴻鴻，李進益，簡齊儒 葉真真，陳昭心</p> <p>（陳黎 主持）</p>	<p>圓桌詩會： 時／光·酒／歌（II）</p> <p>楊牧，管管，上田哲二 吳晟，陳克華，陳育虹 翁文嫻，曾珍珍，楊小濱 黃東秋，張梅芳，黃淑貞</p> <p>（陳義芝 主持）</p>
午	2:30-4:30 花蓮松園別館	<p>詩人唸詩談詩（1）</p> <p>吳晟／陳義芝 （李進益／張梅芳 主持）</p>	<p>詩人談詩吟詩（3）</p> <p>余光中／臧棣／零雨 （陳義芝／廖咸浩 ／張梅芳 主持）</p>	<p>詩人談詩吟詩（5）</p> <p>陳克華／鴻鴻／陳育虹 （楊小濱／張梅芳 主持）</p>
	4:30-5:30 花蓮松園別館	<p>詩學對話－ 詩與詩的行動能力 （翁文嫻·黃梁）</p>	<p>詩樂下午茶 阿洛演唱</p>	<p>詩歌節閉幕： 98年度原住民駐村計畫 表演藝術工作者</p>
晚	7:00-9:00 花蓮松園別館	<p>詩歌節開幕： 太平洋詩歌之夜 7:00 詩歌演出 余光中／楊牧／席慕蓉 廖咸浩／臧棣／蜂飼耳 楊小濱／黃東秋 中城國小／花蓮女中</p> <p>8:00 詩人唸詩談詩（2） 管管／葉真真 （楊小濱／曾珍珍 主持）</p>	<p>詩人談詩吟詩（4）</p> <p>楊牧／蜂飼耳／陳黎 （廖咸浩／李進益 簡齊儒 主持）</p>	

詩人談詩吟詩



### 廖咸浩

美國史丹福大學文學博士，哈佛大學後博士研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客座副教授，《中外文學》，《英美文學評論》等刊主編，幼獅電台《苦澀的成長》節目主持人，公共電視《閱讀天下》節目主持人，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台大主任秘書。著作包括《迷蝶》，《愛與解構》、《美麗新世紀》，《八十四年度小說選》等書。



## 時間的結晶完全未曾剝落

那條河並沒有沉入沙漠； 我們悲傷的原因來自於： 但也許一切的阻隔都是幻覺？  
那隻蝶並沒有化為蜂鳥； 草原的那頭，總是有隱約的馬蹄聲： 在海角與天涯交會的剎那，  
那頭鹿並沒有誤闖凍原； 彷彿陌生人即將抵達， 你確實聽到了近乎無聲的樂音：  
那顆星並沒有追逐白日—— 卻又以漫天的飛塵遮面； 歌聲粗嘎或因旅途勞頓，  
記憶所封存的晶體， 寂靜的午後，總是有鬱而不宣的雷聲： 琴聲啞啞想是長年封箱——  
完全未曾因時間而缺損· 彷彿陣雨已經當空， 在那一刻，一切都倏地靜止，  
但濕度始終鼓脹如厚重的簾幕· 甚至從山坡頂端因風  
緩緩飄下的  
細沙……

## 楊小濱

楊小濱，生於上海，耶魯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兼任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華大學副教授。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教授、研究職務，及《現代詩》、《現在詩》特約主編，《傾向》特約策劃，中國教育電視台《藝術爭鳴》欄目主持人、策劃。著有《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和文化批評》、《歷史與修辭》、The Chinese Postmodern（《中國後現代》）等論著，及其他文學、藝術、電影、文化評論和研究文章。詩集《穿越陽光地帶》獲現代詩社1994年度「第一本詩集」獎。另著有詩集《青春殘酷漢語·詩歌料理》、《景色與情節》等。2006年獲美國孟菲斯華人歌唱大賽首獎。近年在北京和臺北等地舉辦個展《後攝影主義：塗抹與蹤跡》。



## 到海巢去

在海巢的路上，我們遇到了  
家人、舊情人和幾個幽靈。

海浪的聲音像陽光砸在我們臉上。

一陣海風吹進來的時候，你  
正在梳頭。你趴在窗沿  
窗融化成了水，被潮流帶走  
你接著梳秀髮，遞給我：  
「那是我們的未來，」你說，

「痛的，才是美麗的。」

「可是，咬斷的未來還是未來嗎？」  
你笑了笑，依舊伏在玻璃的水裡  
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潮水的聲音漸漸遠去。  
望著正午的碧海，你忘了我  
在你身後，已經被火燒完。

你褪下紗衣，把灰燼  
疊成記憶的形狀。但  
那不是灰燼，我在浪尖上奔跑  
一匹灰色的馬。

「還有多遠？」我問。  
你回眸，吐舌頭：「讓海巢的風  
吹奏，就像我們的叫喊。」

## 黃東秋

黃東秋，阿美族名Akiyo Pahalaan，英國雷汀大學博士，致理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專任副教授，東華大學兼任副教授，美雅農學會理事長。國小、國中、高中、大學28年教書歲月中，多語言的學與教是其最愛，一生以台灣學與多元文化主義為研究主軸，藉由行動研究教學來不斷的說明與辨證臺灣住民語言文化的生存、發展與永續之道。曾受聘為美國德州大學哈靈頓校區的語言學與教學學系擔任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訪問學人，以及受邀前往大陸地區北京與雲南各大學講學，宣揚台灣之美之源。



### Hewan hayyaw! 喝完還要！

Hewan hayyaw!	Let us learn to treasure only the good,
Hewan hayyaw!	and reject the evil in everything!
Narowan hoiyan hohohay,	No one was ever honored for
Hohohay yan!	what one received;
Hiyan, iya hohay iyan	Honor has been the reward for
Hohohay yan!	what one gave!
Hewan hayyaw,	
Hayyaw!!!	
再繽紛燦爛的時光	
都不及尋覓到自我來的美妙	
放下了	
回歸自在、尋獲自我	
視野開闊、喝完還要	

小地方有大味道，除了溫州餛飩的味道  
還有蓮霧的味道，除了野水仙的味道  
還有大海的味道，除了釋迦麻薯餅的味道  
還有鰻魚的味道，除了空氣很新鮮  
還有說不出的自然的新鮮。我得出的結論是  
人盡可以矛盾於生活，但不該  
矛盾於花開花落。人之花  
艱難於人之樹，但這從來就不是

一個很好的理由。早上醒來，  
太陽像一個金鉤子，釣我們身上的魚。  
沒上鉤，是運氣；不上鉤，是真的很好玩。  
但好玩，頂多是表明底線不複雜。  
很明顯，大海在此有兩個意思——  
轟鳴的巨浪像藍熨斗，試圖將我們的經驗撫平。  
而我們身體裡的大海，純度突然增高，  
將我們的個性掀翻在鳶尾花的碼頭。

外地人的眼光只是一種投影，  
投射得越多，受騙的機會就會越小。  
講感情，命運吊詭於本能裡  
有一個深入淺出的你。論歸宿，  
人生大可平凡於天賦很重要，但絕對沒有  
你想像得那麼重要。本地的螢幕上，  
只有蔚藍的風俗始終保持連貫。  
每一秒鐘，自我都取之不盡。

恢復到天機不可洩露，還是沒見底。  
我由此想到，真正的恢復，應該是  
專門針對男人的秘密而設置的一個主題。  
說起來，風光似乎有限一點會更好。  
本地的風光將時間的真理淘汰在  
太平洋的邊上。用手隨便一指，

## 詩的曠野

席慕蓉

文字並非全部  
生活也不是 我們其實  
不需要逼迫自己  
去證明這一生的意義和價值

在詩的曠野裡  
不求依附 不去投靠  
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  
其實 也並非一無所有

有遊蕩的雲 有玩耍的風  
有潺潺而過的溪流  
詩 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  
自由和圓滿

——2006.5.16

## 秋千

余光中

### 秋千 余光中

始終不肯放手的，這世界  
偶爾也會放我們  
七分鐘的假期或八分  
讓腳尖直踢到雲頂  
紫檀樹整排向我們鞠躬  
風景竟然和我們遊戲

讓我們變成鳥吧  
所有的高枝危藤  
都是羽族的秋千  
或是變成風箏吧  
讓氣流扶掖着我們  
一脫手就要飛去  
不然變成鐘擺吧  
上升和下降之間  
一眨眼幾度輪迴

你原說，這是孩子的天真  
我們怎麼好意思  
我說，孩子不就是我們  
讓我們盪吧，盪回童年  
只要夠高，就能再一瞥  
母親晒衣裳的後院

更想起從前的蜜月  
以為早已經失蹤  
卻縮成一個小精靈  
躲在這秋千架上，只等  
我們路過時發現  
其實，它到處在找我們

——2010.6.30

\*\* 花蓮女中朗誦，另朗誦  
濟慈「秋之頌」於P.62

你以櫻樹的姿態出生  
三月的羞澀和四月的狂烈  
多飾物的陽傘在眼前打開了  
不許傾聽的聲音，又不許  
凝視的眼色。盤旋跌宕  
這一時鶻起兔落，電擊的  
光明。靠近我靠近……  
讓我們一起向種植的山谷滑落

這是我的家鄉  
河流尚未命名（如果你允許  
我將用你的小名呼它  
認識它。一千朵百合花）  
你也許會喜愛一則神話  
其實你正是我們的神話

這是我的家鄉  
山岳尚未命名（如果你允許  
我將用你的小名呼它  
認識它。一萬朵蝴蝶蘭）  
深入的勘察隊將為四方繪製新圖  
你為我們設計圖例好嗎  
決定二萬分之一的比例尺  
在高度表上著色

這是我的家鄉  
地形以純白的雪線為最高  
一月平均氣溫攝氏十六度  
七月平均二十八度，年雨量  
三千公厘，冬季吹東北風  
夏季吹西南風。物產不算  
豐富，但可以自給自足

讓我們一起向種植的山谷滑落  
去印證創生的神話，去工作  
去開創溫和的土地。我聽不見  
那絕對的聲音，看不見  
那絕對的眼色。去宣示  
一個耕讀民族的開始  
去定居，去繁殖  
去認真地唱歌

容許我將你比喻為夏天回頭的  
海涼，翡翠色的一方手帕  
帶著白色的花邊，不繡兵艦  
繡六條捕魚船（如牧谿的柿子）  
容許我將你比喻為冬季遙遠的  
山色，清玉的寒氣在懷裡  
素潔呵護著一群飛鳥無聲掠過  
多露水的稻草堆。讓我們  
一起向種植的山谷滑落。容許  
我將你比喻為櫻樹的出生  
三月的羞澀和四月的狂烈  
多飾物的陽傘在眼前打開了  
讓我們向收穫的山谷

\*\* 中城國小朗誦，另朗誦蜂飼耳  
「吃者被吃掉的夜晚」於P.40

吳晟



吳晟，臺灣彰化人，1944年生，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畢業，任彰化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以迄退休，同時務農躬耕，服務桑梓，並從事詩及散文的創作，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Iowa）國際作家工作坊。筆下內容多取材自台灣農村日常生活與勞動經驗，具有素樸的土地情感與深沈的社會關照，為吳晟自1960年代崛起至今的一貫風格與特色所在。著有詩集《飄搖裡》、《吾鄉印象》、《向孩子說》、《吳晟詩選》，散文集《農婦》、《店仔頭》、《無悔》、《不如相忘》、《一首詩一個故事》、《筆記濁水溪》等。

## 憂傷之旅——憂傷西海岸之一

海洋從最澄澈的遠方  
波濤蕩漾，召喚河川  
河川承載我們靈魂深處的想望  
奔赴海岸去相會

設法穿過城鎮的燥熱和擁擠  
清風、湛藍、遼闊  
應該就在前方  
接納我渴求洗滌的心胸

沿著河濱道路，車子向西行  
倨傲的水泥堤防  
冷冷隔絕我的視野  
預期中整排整排綠蔭  
只剩下幾株零落的木麻黃  
頂著風沙，更形消瘦

如果海與陸相連的弧線  
是一幅大型水彩畫的主題  
那柔軟的沙灘  
便是人世與自然  
座標上最美麗的交集  
為這景色，我將更喜歡面海歌詠

但我觸目所及  
鐵罐鋁罐隨處鑲嵌  
保特瓶、普利龍、塑膠袋、破家具……  
隨潮流來回漂浮、棄置  
隨海風飄送陣陣惡臭

儘管海洋仍敞開無言胸膛  
潮水一遍一遍刷洗  
這受創斑斑的海岸  
再也沒有能力承受  
放肆傾洩的貪欲

我的憂傷遊走整個西海岸  
就像逃離城鎮來到海洋  
此刻，我更想快速往回跑  
何處呵可躲避錐心的刺痛

## 馬鞍藤——憂傷西海岸之二

長臂大勺的怪手  
一公里一公里挺進開挖  
島嶼優美的海岸線  
歷經億萬年浪潮溫柔雕塑  
正快速被切割

騰壺、花跳、燒酒螺、招潮蟹……  
沼澤濕地洶湧的生機  
倉皇走避不及  
死亡的驚呼警鐘般響起  
波濤起伏間  
猛烈敲打無人聽聞的海岸

原生植被紛紛棄守  
馬鞍藤也橫遭截肢斷軀  
卻仍不死心  
掙扎伸出細軟的不定根  
抓住，隨時可能崩去的島嶼

在陽光依然照耀的清晨  
延展綠色藤蔓  
與惡臭毒水垃圾堆爭生存  
綻放紫色小花  
面向油污的海面  
朵朵都像吹響誓言的喇叭

堅持為悲傷  
留下些許希望的顏彩

## 沿海一公里——憂傷西海岸之三

又一紙開發公文  
號令電鋸全面殺伐  
數萬株挺直的木麻黃，相繼仆倒

無處落腳的海鳥  
牠們不會說話，只能嘎嘎啼叫  
在昏暗暮色中來回盤旋

又一段海岸線  
頓時失去屏障  
灰撲撲的風砂趁勢席捲  
破落的小漁村

我的哀傷飄蕩在海線城鎮  
每一聲喟嘆，都化作渴切願望  
如果沿海一公里  
耐風耐旱的防風林無盡綿延  
開展茂盛根鬚抓住砂土  
搖曳青青枝葉  
像飄在風中的綠圍巾  
阻隔來自海洋的風寒

啊，如果沿海一公里  
鬱鬱蔥蔥的防風林  
和翠綠山嶺相互呼應  
將美麗島嶼，暖暖環抱

## 去看白翎鷺——憂傷西海岸之四

我們通常選擇  
太陽即將靠近海洋的下午  
驅車抵達海邊村落  
穿越一野蘆筍園  
迎面望見，數排青青樹籬  
懸掛紅色的燈籠花  
那裡，有一個秘密  
藏在田園後方的小山崙

我們屏息守候  
不久響起一聲接一聲輕呼  
看啊！四面八方飛掠而來  
或十或百、成群的白翎鷺  
從海岸覓食歸巢  
在天空迴旋出優美的弧線

目光還來不及跟隨  
它們翱翔的姿勢，已和晚霞  
輕輕滑落小山崙的樹梢  
引起枝頭一陣晃動  
像白色浪花激盪在藍色海洋  
這款擺的韻律  
吸引我們專注的仰望

與白翎鷺美麗邂逅  
是荒野中難得的驚喜  
不敢太靠近，更不敢向人張揚  
只能悄悄讚嘆  
彷彿謹守相惜的約定

只因這是躲過開發計劃  
幸而留存的保安林地  
濃密的灌木叢  
可讓群鳥安心棲息生育  
唯恐粗野的賞鳥人潮  
驚嚇了白翎鷺僅有的家園

暮色催我們離去  
回程忍不住唱起兒歌  
白翎鷺、擔畚箕、擔到叨位去  
擔到童年的牛背  
居家附近水田溝仔邊  
這一步一昂首一啄食的尋常蹤跡  
如今竟需驅車探訪  
沿途追索逍遙的記憶

## 消失——憂傷西海岸之五

跟隨下沉的夕陽  
我們順道造訪海邊小鎮  
街路兩旁成籃成簍的蚵仔殼、蛤仔殼  
以及小型鮮魚攤架  
混合海洋的腥味呼吸，迎接我們

多數小吃舖的古舊店面  
掛上新款招牌  
凸顯老字號的信譽  
浮現在中年店家海風吹襲的臉龐

幾幅泛黃白布條，斜掛街角  
抗議的字跡  
疲憊如木然張開的口  
喊不出力氣對抗  
高污染廢水肆虐千頃蚵田

這深深疑慮的集結  
只夠提醒我們  
遠來品嘗的蚵仔炸、蛤仔湯……  
即將無聲無息的消失

拒絕消失，果真等同阻撓經濟嗎  
討海子民的身影  
還能在海岸繼續綿延嗎  
默默庇佑的媽祖娘娘  
慈悲面容也蒙上揮不去的夢魘

## 陳義芝

陳義芝（1953-），生於台灣花蓮。1970年開始寫作。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1997-2007年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於台灣師大國文學系任教，主授現代詩、文學批評。出版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等十餘種。另有學術論著《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現代詩人結構》等。曾獲時報文學推薦獎、聯合報最佳書獎、台灣詩人獎、金鼎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散文獎。詩集有英譯本及日譯本於國外發行。



## 雅座七〇年代

所謂秘密就是

七顆鈕釦只解三顆

黑暗的甬道

透入一絲絲光的遐想

和喘息

所謂轆轤

是一種遊戲方法

激流拍岸

浪揚起

又潰退

魚在鉤上搖擺

論口風之鬆緊

那年代只關心路上的草繩

誰管田裡的蚯蚓

要不要把禾莖放倒

把新穗剝開

要不要嗅一嗅

生腥的氣息

去作薛荔

因為有一座高牆可以攀附

覺得窒息

因為緊挨的水壩進行壓迫

所以暈眩

因為沒有光

所以不安

因為貓叫而不知要幹什麼

（1994.4）

## 遲學——寫就讀補校的母親

母親還未斷奶  
六十歲的人含著音符號的奶嘴  
誦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二百六十個黑字像  
二百六十座法輪  
中間那顆舍利子  
是她識字的心願

六十歲的母親小時候只學過珠算  
珠顆好撥多了，她說  
哪像一個個黑字拈它不起撥它不動  
比耍性子的小孫兒還難帶啲  
上午她念「神」  
下午就念「困」  
晚上怯生生地提了書包上學去

不知什麼是急，什麼是診  
第三字下頭為什麼是一個至  
懷著看病的心，母親認不全  
該認的字  
眼裡冒著熱氣嘆息  
出家難，唉在家也難  
問她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要緊，只患了點白內障

該怪年幼時沒學音符號  
老來拿筆不同於拿筷子  
人生閱歷淵博偏不能奈它何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坐在晚餐的桌前  
垂眉斂目，時常，母親  
像一尊流淚的菩薩

心經垂照她鼻尖的老花眼鏡  
波光晃動涕泗交織的歌  
音階上站一扎髮辮的小女孩  
失去又尋回的青春律動啊  
何日君再來？她唱道  
君是不可挽的人間年少嗎

(1995.5)

## 無事——有贈

無事去尋你  
帶著上元夜的記憶  
踩著小徑青苔  
想一床輕薄縹緗袷被  
一雙鐵線花長尾烏金箔枕

從宋朝書窗  
走到唐朝無事庵  
聽鷓鴣清脆在啼鳴  
催寫我的紅梅詩  
深林垂露煎成的藥香  
此刻在風的對話裡

無事去尋你  
問漁人問樵人  
櫻花開過你移居何處  
莫非白地散鱗紋灑金湖  
紫地菊流水絹絲谷  
無人能相尋

彷彿種在前世的  
彼岸花你是  
一株淺蔥紅萌的唐草  
一朵金茶籠目的宋雪  
輾轉於今生  
啊又是一年七夕

(2010年6月寫於東京根津)

## 高粱酒歌——為花蓮酒廠作

若是有煩憂  
請到高粱地裡  
風有一座山的哭泣  
雨有一片海的窒息  
人生啊總是折翼

若是有煩憂  
就到高粱地裡  
為故鄉的身體受苦  
為失業的心事嘆息  
愛情總在亂夢裡

哪裡找豐盈的高粱地  
哪裡找年輕時的歡喜  
啊去高粱酒裡  
飲盡了黑夜和天明  
飲不盡曠野的風

什麼樣的日子叫痛快  
什麼樣的命運叫悲哀  
若論世上情義  
相忘的天涯陌路啊  
除非醉倒高粱地

(2010.07.29)

## 24和弦——蕭邦前奏

1.  
我無法翻譯只能聆聽  
映著餘光的河流盡處  
那座花園有火焚的  
孔雀的歌

2.  
總是樸素著你年輕的臉  
在窗前，在霧的側面，在山谷的邊緣  
  
夕暉隱去一顆赭紅石  
隱不去蛇髮女妖注視下  
我的心

3.  
進到山深處，彷彿是心的峽灣  
點燃篝火的帳篷搭起我們  
未馴服的荒野  
未開發的處女林

4.  
最教人遲疑那一鍵輕輕  
在光流飛盡水晶燈墜毀後  
柔情如冰球  
憂鬱如釘  
唯受傷的手指  
表情明確

5.  
手無法接近的距離  
眼光和毛細孔的呼吸可以  
陽光的碎浪可以  
眠夢的身影可以

6.  
等待已經好久好久  
時間記不清楚的  
秘密還是秘密嗎  
腳步還是當年的腳步嗎  
我聽到的  
不是迴盪的笑聲  
是鴿子的叫聲

(2010/09/19)

## 管管

管管，山東青島人，1929年生，本名管運龍，筆名管管、管領風騷等。曾任職軍中、從事過電台記者、節目主任、編輯，節目製作人等職，為多才多藝的藝術創作者，不僅作詩、寫散文，同時也畫畫，並參與多部電影與戲劇的演出。1952年對文學產生極大興趣，萌發新詩創作契機，更於1982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重要著作有：《荒蕪之臉》、《管管詩選》、《詩坐月亮請坐》、《春天坐著花轎來》、《管管散文集》、《早安鳥聲》、《茶禪詩畫》等書。



### 春天像你你像煙煙像吾吾像春天

春天像你你像梨花梨花像杏花杏花像桃花桃花像你的臉  
臉像胭脂胭脂像大地大地像天空天空像你的眼眼像河  
河像你的歌歌像楊柳楊柳像你的手手像風風像雲雲像你的髮  
髮像飛花飛花像燕子燕子像你你像雲雀雲雀像風箏  
風箏像你你像霧霧像煙煙像吾吾像你你像春天

春天像秦瓊宋江成吉思汗楚霸王  
秦瓊宋江林黛玉秦始皇像  
「花非花 霧非霧」

## 荷

「那裡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 邈邈自述

小班一年中班一年大班一年  
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碩士二年博士二年  
還好，俺統統都沒唸完。  
五次戀愛，二個情人，一個妻子，三個兒女  
幾隻仇人，二三知己，數家親戚。  
當兵幾年，吃糧幾年，就是沒有作戰。  
在人生的戰場上，曾經小勝數次，免職牌也掛了若干  
一領長衫，幾件西服，還有幾條牛仔褲  
一斗煙，兩杯茶，三碗飯，一張木床，天生吃素。  
不打牌，不下棋，幾本破書躺在枕頭裡邊裝糊塗  
幾場虛驚，幾場變故，小病數場挨過去。

坐在夕陽裡抱著膝蓋費思量  
這這六十年的歲月麼  
就換來這一本爛帳  
嗨！說熱鬧又他娘的荒唐  
說是荒唐嘛，又他媽的輝煌  
回頭看看那一大堆未完成的文章，荒唐！荒唐裡的輝煌  
掛在牆上那一把劍也被晚風吹的晃盪  
這就像吾手裡這杯沖過五六次以上的茶一樣  
不過，如果可以，俺倒想在沏一杯嚐嚐  
管他荒唐不荒唐。甚之輝煌不輝煌。

## 缸

有一口繞着古典花紋的缸在一條曾經走過清朝的轎明朝  
的馬元朝的干戈唐朝的輝煌眼前卻睡滿了荒涼的官道的  
生瘡的腿邊  
張著大嘴  
在站著  
看

為什麼這口缸來這裡站著看  
是那一位時間叫這口缸來站著看  
是誰叫這口缸來站著看

總之  
官道的荒涼上  
被站著  
一口  
孤單單的  
張著大嘴  
看你的  
缸

這缸就漸漸被站的不能叫他是缸  
反正他已經被站的不再是一口缸的孤單  
如同陶淵明不只叫陶淵明  
他敦煌不只叫他是敦煌

有人去叫缸看看什麼也不說  
有人說缸裡裝滿東西  
有人說什麼也沒裝進缸  
有人說裝了一整缸的月亮

一天有個傢伙走來  
打破了這口缸  
也是一個屁也不放

不過  
這口破缸  
卻開始了歌唱。

## 俺就是俺

---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想怎樣  
俺就怎樣  
俺要愛你  
俺就大膽的來愛你  
俺要恨你  
俺就大膽的來揍你  
哪怕你把俺揍個半死  
俺要吃便痛痛快快的吃  
俺要睡便痛痛快快的睡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走著路唱大戲  
俺喜歡在山頂上拉野屎  
俺喜歡赤身露體  
俺喜歡做愛  
俺喜歡寫詩  
俺喜歡米羅、克利、石濤、八大、徐文長、齊白石

俺喜歡丁雄泉畫的女人  
俺喜歡丁衍庸畫的寫意  
俺喜歡土裡土氣鄉裡鄉氣的東西  
俺就是這個臭樣子  
管你個屁事  
俺喜歡鄭板橋、金聖歎、蘇軾  
還有他娘的超現實  
俺喜歡那些青銅、那些古董，那些漢唐以前的玩藝  
但是這一些東西總比不上山坡上那棵桃樹那麼滋實  
俺喜歡鬼  
俺喜歡怪  
俺喜歡那些稀奇古怪的東西  
俺就是這個鬼樣子  
管你個屁事  
能愛就愛總不是壞事  
俺愛罵人  
經常說他媽的  
當然你也可以罵他奶奶的

俺就是俺  
俺就是這個熊樣子  
管你個屁事

## 葉覓覓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芝加哥藝術學院電影創作藝術碩士。  
作品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台北詩歌節影像詩評審獎、義大利羅馬影像詩影展最佳影片、金穗獎最佳實驗片入圍等。

2004年，漆出一本漆黑。

2010年，車出一本越車越遠。

以詩錄影，以影入詩。夢見的總是比看見的還多。  
每天都重新歸零，像一隻逆流產卵的女鬼或鮭魚。



## 島民

---

她就像一根避雷針插進這座小島。

從眼睛裡削出一片片海浪，她感到寧靜。於是，每天吃掉2公升的風、19頁的林投和33塊珊瑚礁餅。

偶爾在沙灘上睡著，被太陽的金鐵鎚敲醒。

偶爾去見石觀音、去牛頭形狀的山上假裝放羊。

日子不再是日子，時間不再是時間，融化的速度快過奶油。

她環島每星期三，固定擦撞一隻梅花鹿，開岔鹿角分泌某種青草色小魚，一震一震落進臭屁梭的搖籃裡。

她撕下靈魂的一角，丟進大海的摸彩箱，希望能夠與海豚相遇。

她喜歡打開夕陽的紅拉鍊，掏出星星、月亮和夜晚的蜜汁。

路在她的腳下聚集，她成塊成塊地走著，把快樂都踩成光。

後來她就再也不害怕打雷了。

她在體內挖了隧道，可以放進整座島。

## 他度日她的如年

---

他聞起來就像一瓶沙士  
她畫餅他的充飢他度日她的如年  
他是寂寞的複數  
她的門門是酸  
富庶的相反是他  
（他們會不會幫她蓋一座九層塔？）  
她頭髮他的胸膛他晴朗她的情郎  
有一天大家都會變做土壤  
他海過一艘船  
她山過一個夜晚  
星期三喜歡下雨  
他們被雨織成神仙魚  
眼睛被拆成謎語  
然而他躲在她的鐵皮裡  
靠著時間的椅背  
慢慢發明一種敲打

他越是太陽她越是月亮

## 失眠的押韻練習

---

我對咖啡繳了睡  
如此輾轉哪轉輾的不眠夜

明天×我要用鼻孔發射火箭×幫冰箱裡的吳郭魚打漁人結  
後天×我要把時間的鋼盔磨碎×拿去餵花餵鳥餵一雙鞋  
下個月×他們將會發明一種新款的綁匪×擅於駕駛飛碟並且充滿銅臭味  
大後年×我要買下一支粉色棒球隊×一起放牛吃草從事畜牧業  
下輩子×我要變成一張鬆弛的荒原×只需要幾片寂寞的雨屑×不再需要睡

眼球無法歸隊×繳了睡×茫茫渺渺這一切×咖啡要陪

我只得在耳道鋪上鐵軌  
來回運送一隻隻滑溜的韻尾  
打發輾轉哪轉輾的不眠夜

## 越車越遠

---

她蒐集各色空瓶，醃泡不同年份的黃瓜。按時用星期七的碎沫澆花。家裡有牛，有男人和硯台一枚。常常在院子裡打斜線。有時不小心跨過一些貓臉。爆炸也無所謂，就算鍋子裡有狗吠。喜歡寫蟲卵般的字，一粒一粒地寫。肚子裡養了一碟嬰兒屑，像玻璃彈珠那麼豔。

有一天，他們給她拉來一條鐵軌，教她在頭頂噴煙。

於是她就車起來了。對著鐵軌，對著屋簷。

我很精密。我很淘氣。我是地心引力。

她唱。

如何不被疲累？

誰在誰的邊界？

她唱。

車過窗下的時候，她的男人在窗裡望她。

手裡握著一節交流電。

他垂著臉，像是貨櫃裡的老肉桂。

她的牛在窗裡望她。她的硯台在窗裡望她。

牠們困惑極了，不斷從眼睛擠出墨汁與奶，  
滴滴答答。

寂寞比水甜一點。

魚比海還酥綿。

從此，我就要去荒原荒原。

她唱。

她越車越遠。

## 還有多黑？

---

「你的憂鬱呢？」

「停留在星期天」

「還有多黑？」

「足以走完三條老街。」

「冒不冒煙？」

「除非—除非去海邊。」

「膝蓋呢？」

「每晚都被蚊子偷去一些——」

## 余光中

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先後擔任師大英語系教授、政大西語系主任，台大、東海、東吳、淡江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及系主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外文研究所所長。其間兩度赴美講學，並獲澳洲政府文化獎金，應邀訪問澳洲各大學。曾主編藍星詩頁、現代文學等刊物，為藍星詩社發起人之一。曾獲十大傑出青年、國家文藝獎等。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等文字創作逾四十年，著譯等身，是當代詩、散文、評論大家及優秀的翻譯家。



### 東京新宿驛

烏鴉在青松裏亂啼	不見了，身邊的旅伴	再回頭她又出現在右肘
天色從古神宮的簷角下暗起	從遠方她一路陪著我	三分鐘的失蹤，僅僅
人海的晚潮正撼着東京	從記憶起霧的一個首站	害我尋遍了千站的歲月
一回頭不見了，右肘的旅伴	三十年，是多少個月臺？	驚悟肘邊的旅伴
那吳音輕倩的江南女子	有的燈火燦爛，有的淒涼	是那樣可貴的一粒珍珠
只見密密麻麻	也記不很全了，只記得	在人海亂處不可再遺落
臉孔的泡沫，頭顱的浪花	有她的側影在車窗	「你在想什麼啊？」她笑說
高低的潮頭滾滾捲來	荒燈野站也覺得溫婉	「沒什麼，」我悄悄握住她的手
可驚在暮色裏沖打	三十年一回頭只成一驛	仰面看漢字的站牌
地下鐵出口的海峽	但願一同上車，也一同到站	「新宿驛，令人懷古的名字」

## 投給春天

不知道春天是怎麼入境的  
為什麼海關都攔她不了  
只知道她來時鬧熱滾滾  
亮麗的隊伍彩幟繽紛  
一隊沿著民權路，揚著紫荊  
一對沿著民族路，舉著木棉  
當紫荊豔極，落紅滿地  
木棉就轟轟烈烈地點起  
一場傳火的接力賽  
於是遠在天南這海港  
竟然也有了幾分童趣  
不論宣傳車有多囂張  
就連大選的五色旗號  
爭占了無辜的安全島  
也遮掩不住唯美的花季  
更無法阻擋我這一票  
選來選去，只投給春天

## 酸關麻站——贈許祥清師傅

「你的傷已經積壓太久了」  
那推拿師說，「也許  
要一路追縱到童年  
見不到光的一個角落」  
於是他無敵的外肘  
電鑽一般向我的要害  
向地下秘道的環跳穴口  
狠命地鉗入，驚呼聲中  
更沿著螺旋紋的絕情  
越擰越緊，將我的宿魘  
穿過永無止盡的酸筋  
在盲目的黑洞加速逼近  
闖過風市口，撞開膝陽關  
掠外丘急轉而下  
直抵足竅經底的麻站

那瘋狂的觸覺，呻吟聲中  
分不清是受罪或過癮  
只覺得判得太重了，酸刑  
一生的擰扭，擠搾  
攀不盡的梯級，爬不完  
的坡路，上坡又下坡  
跨不盡的門檻啊  
跳不完的溝壑  
一步步，一輩子  
十秒就翻遍了辛酸史  
——母親正大叫，要小心  
忽然我失衡，頭重，腳輕  
佛洛伊德要旁敲側擊  
才追獲的童年，推拿師  
一旋肘就直搗麻穴

正惶恐這酸關如何能過  
突然絞刑一鬆  
萬水千山  
又回到榻上的我

## 大連

長腿細腰，帥氣的女警  
眼眼的制服藍白對映  
多悠閒的手勢  
就把滿街的車潮牽引

車潮接成一盤盤洄渦  
繞著廣場的氣派旋轉  
巍峨的石基上  
泊著一艘魁梧的古船

見證這都市本來是海港  
偏北且多霧  
一位愛戴面紗的美人  
難得讓你把她看清楚

追述家譜，多是山東老鄉  
緯度高了，半島的遊客  
俄文交替日文  
不時在海風裡飄揚

上上個世紀，他們的祖先  
就已經在此睥睨海景  
不是來做遊客  
是做帝國派遣的水兵

沙皇與天皇，旌旗浩蕩  
招展在愛新覺羅的波上  
把我們的內院  
當作他們公然的戰場

沿著逍遙的濱海公路  
日落時莫向蒼茫弔古  
西去，是旅順口  
南去，是北洋艦隊的公墓

## 問玉鐲——我存所佩

洪濛太初，你堅貞的身世  
一路要追溯到崑崙  
造山運動的磊磊  
地質的元氣，岩石的精魂  
遙遙傳自記憶的混沌  
千年前是哪一位巧匠  
不計夙夜挑剔又琢磨  
將你雕成如此地侷儻  
外圓而內扁，脫胎於河闡  
世稱羊脂白玉，麗質天生  
玉肌隱約透出了沁痕  
欲露不露永不洩天機  
恍惚如窺月中的倒影  
佩在一位玉人的腕上  
幾世修來的相得益彰  
手何幸而有護衛，有邪不侵  
鐲何幸而有依託，可以分暖  
人和玉渾然合成了一體  
溫潤的美德互通戶濟  
千年有多少高士，佳人  
一手接一手傳來這緣份  
問你是否還——記得  
你卻什麼都不說，只顧  
依偎在現世主人的  
臂腕，為她靜靜地守身

## 臧棣

臧棣，1964年4月出生在北京。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90年至1993年任中國新聞社記者。1997年7月獲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96年始，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詩評論》雜誌編委。曾獲珠江國際詩歌節大獎（2007年）。「長江文藝·完美（中國）文學獎」（2008），「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8年度詩人獎」（2009）；並當選「中國當代十大傑出青年詩人」（2005），「1979-2005中國十大先鋒詩人」（2006）。「中國十大新銳詩歌批評家」（2007）。「當代十大新銳詩人」（2007）。「漢語詩歌雙年十佳詩人」（2008）。出版詩集有《燕園紀事》（1998），《風吹草動》（2000），《新鮮的荊棘》（2002），《宇宙是扁的》（2008），《空城計》（2009）。



## 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叢書

大雁飛過漏洞。  
你不看，這些蔚藍的漏洞就不存在。  
你不去填補，這些帶翅膀的真理  
就不會停止煽動。

你不是你唯一的對象：煽動它，  
自我會溶成岩漿，用於愛，或抽象的火山。  
你不爆發，這些藏在命運中的器皿  
就不會被認出。

你的真理是大雁，與浩渺碰一次頭，  
奇跡就變成心跡。我的真理是一條繩子，  
它粗到一定程度時，我就用它來鞭打一群野狼，  
它們剛衝破我身體的漏洞，奔跑在大雁的叫聲裡。

在那麼多死亡中，你只愛必死。  
其他的方式都不過是  
把生活當成了一桿稱。其實呢，  
生活得越多，背叛也就越多。  
稍一掂量，詩歌就是金錢——  
這也是史蒂文斯用過的辦法，  
為著讓語言的跳板變得更具彈性。  
有彈性，該硬的東西才會觸及活力。  
圍繞物質旋轉，並不可怕，  
它有助於心靈形成一種新的語速。  
發胖之後，你害怕你的天賦  
會從黑夜的汗腺溜走。  
你想戒掉用淋漓左右燦爛，  
但你戒不掉。你偏愛巧克力和啤酒，  
但是，天賦鹹一點會更好。  
萵筍炒臘肉裡有詩的起點。  
小辣椒尖紅，樣子可愛得就像是  
從另一個世界裡遞過來的一雙雙小鞋。  
你猜想，無窮不喜歡左派。所以說，  
幹什麼，都難免要過絕妙這一關。

不滋味，就好像雨很大，但床單是乾的。  
做愛一定要做到前後矛盾，  
絕不給虛無留下一點機會。沒有人能探知你的底線。  
心弦已斷，虎頭用線一提，像豆腐。  
但是你說，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確實說過，我可不想過於迷信——  
凡不可知的，我們就該沉默。  
而你只勉強贊同詩應該比宇宙要積極一點。  
人不能低於沉默，詩不能低於  
人中無人。從這裡，心針指向現實，  
一個圓出現了：凡殘酷的，就不是本質。  
而一個圓足以解決飄渺。  
稍一滾動，豐滿就變成了完滿，  
晃動的乳房也晃動眼前一亮。  
一個圓，照看一張皮。像滿月照看  
大地和道德。從死亡中掉下的  
一張皮，使我再次看清了你。  
凡須面對的，不傾心就不可能。  
而一旦傾心，萬古愁便開始令深淵發癢。

## 神秘的克制叢書

---

將人生的真相拆開後，  
他覺得自己像個穿山甲。  
舌頭更粘滑也更靈敏了，細長得  
像一個狡猾的小鏈子。螞蟻很多，  
而人生的真相似乎更多。  
通常，動物很少害羞，  
所以，看上去像只小動物，  
不好意思的感覺也許會減少一些。  
但減少的，已不止是尷尬。  
但無法彌補的，已不僅僅是  
事已至此。真相和禮物  
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禮物可以拆開，  
禮物也可以用於揭示  
命運不同於真相。我可以送給你  
最珍貴的禮物：如果和肉體有關，  
它的道德不會遜於遙遠的星光；  
如果和精神有染，它的滲透範圍  
不會僅限於心靈的力量。

但任何時候，我都不會想要送給你  
一個真相；不管是太陽的真相，  
還是你我的真相。真相不同於禮物，  
就好像空氣不同於籠子。籠子裡有空氣，  
新鮮但是悲哀，悲哀的空氣  
將宇宙還原到一個器官。  
你被越過了，就好像人生的迷霧  
早就鬆開了風景的纜繩，而瀰漫的你  
卻始終瀰漫在瀰漫的旅途中。  
沒錯。人，有時會小於他自己的  
一個器官。要麼就是，籠子本身  
也可以是一件很不錯的禮物。  
禮物放在籠子裡，並不是為了好玩，  
而是為了研製一種特殊的藥。  
由命運引起的克制不同於治療  
是否及時，就好像再次面對，拆，  
還是不拆時，你的預感  
肯定會比現在強烈，原因就在於  
絕對的克制遠不及神秘的克制。

## 原創性愉悅叢書

---

在我們之間有一隻鳥。  
只要你一睜眼，它就在飛。  
它讓我們漸漸適應了我們之間的最佳距離。  
它給所有的感覺都插上了一對翅膀。

當它飛向你時，時間只剩下一釐米。  
我第一次想捉住我自己。  
我想在你面前，捕捉到一個帶翅膀的我。  
我第一次感覺到奇妙從未背叛過真理。

在我和你我之間有一種東西  
飛得比鳥還快。我想在你我面前  
鬆開一個全新的角色。它所有的重量加起來  
也不會超過一隻鳥。它有漂亮的頭，

你隨時可以借來一用。它有長長的尾巴，  
你不妨用它們來翹一翹宇宙的神經。  
你奇怪，這麼小的一隻鳥身上，  
竟然有全部的生活的影子。

## 詩歌動物叢書

---

據說，沒有人能做到。  
他想，好吧。也許會有比馬槽更好的道具。  
夜草被壓得扁扁的，走馬燈摸上去冰涼。  
月光靜靜地灑向創造性的活動。

詩，就是一個例子。好句子  
有什麼好爭辯的，它們看上去難道不是  
用鐮刀剛剛削過的木棍？  
他想，撥沒撥過火，就是不一樣。

沒有人能做到，並不代表奇跡還在帽子裡。  
沙漠的形狀如果拗不過驕傲的心，  
八千里就是剛拔下的一根雁毛。  
他想，我有的是比草根

更進一步的耐心。在野火的訂單上，  
他看見了晃動的羊毛身上的  
風的支票。尺度靈活的話，  
小宇宙總有辦法回到1964年4月的。

## 零雨



台灣台北縣人，台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文學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現代詩》主編、《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為《現在詩》同仁，並擔任教職。著有詩集：《城的運作》（現代詩社，1990），《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時報，1990），《特技家族》（現代詩社，1996），《木冬詠歌集》（自印，1999），《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自印，2006），《我正前往你》（唐山，2010）。

## 顏色

夏天應該是粉紅色。我飲用  
夏天。沒辦法。用黑色  
墨汁畫眼眶。眼眶屬於  
靈魂。應該屬於身體  
前方或後方。最貼近  
器械那一部份。翅的  
延伸或蹶。或刺  
或擴音器。我要改革  
上帝高高的窗口。說明白  
前世今生。之間如何  
註腳——白色應該屬於歷史  
我編織。用年代的勾針  
割雙眼皮。墊高鼻子。戴上  
藍色隱形眼珠。我往往  
不認識那些整過型  
(過於清潔)的冊頁

我也有刀。我殺過  
昨日。和我  
抵足而眠的那人  
因過於親近而變化為  
獸變化為神。賦應該  
屬於紫色。帝國的藍加一點  
離騷的血（此時變化  
為紅色）琉璃瓦。承露盤  
封禪大典。狩獵天下。夕陽  
統治中的萬人大合唱。夜幕降臨  
就聽出了一點哭聲。哭泣應該  
是四季皆宜。應該是保留給  
下一代。那就到了魏晉——  
群鬼都化妝  
好了。我離開  
把車廂留給他們。

此時顏色很難說明  
有人說彩色斑斕  
亦有人說黑暗  
既然如此  
就靠耳朵。寫起詩  
並且飲用千日酒。來。  
不妨以酒代口。這樣  
難以說明  
就接近。詩的顏色

## 我和我的火車和你

1

我——有兩天沒睡好覺  
內心糾葛。等一下可能會嘔吐

火車站一排大理石座椅上  
我看著小書——裏面有波赫士  
——或許他  
和我的行李  
——可以安慰我

我的淚淹到一行字上  
但沒有滴下。它們不輕易  
離開我。我儲存了一整座水庫  
夠用好幾年

最近眼睛壞得可以壞到  
可以理解波赫士了

等一下火車將經過你居住的  
海洋。我將看到你。懷中有我  
把我的骨頭磨出水來

我很想回家  
但火車站每個人更像親人  
我想站起來向他們微笑

但沒有人打擾我  
我秘密地  
把翅膀展開

2

啼哭是一種自救  
火車開了

淚滴到窗上  
一行一行  
有的不太合作  
好像有些疼痛分段  
進行

獨自一人時比天空  
堅強。天空放聲大哭  
但沒有打濕行李

行李中有何物：蠟燭  
筆記本。狄董遜。我和  
十九世紀。互相捏在手心

3

今天不能叫做幸福——  
冷。潮濕。肚子不餓

還好。天有點昏暗。暗得  
像退回到十八世紀

沒有收音機。燈泡  
打更者剛留下幾道霜風

燈籠是紅色。杏花殘落  
柴火點燃，下了碗細麵條

主人書房裏的硯凍著——  
粗心的奴僕被打發  
到二十一世紀  
借一隻快筆——

他撿到一個新名字並且  
穿上主人不認識的  
慢跑鞋

4

火車不肯安靜  
大家互相鼓動噪音

只允許一種動物  
(——其他動物被禁止——)  
在外面飛翔

另一頭的阮籍哭著  
快和火車相遇了  
(——火車喜歡走上窮途——)

大家裝瘋賣傻  
說前面有一個酒窖  
賣酒的娘子來自第三世紀

某些時候她觀察入微  
特別重視釀酒的細節

你可以醉倒在她身旁  
(——整排火車都變成詩人——)  
她會——翻譯你身上  
有酒味的詩句

5

我們在火車上讀著——  
「淤泥」這個字我喜歡

我們能超越現實嗎  
洗衣機的聲音  
像緊箍咒

還有一種機器——能消解  
矛盾嗎

我們必須在火車上  
聽鋼條互相碰撞  
傾軋傾軋——

宇宙太狹小了嗎  
如何掘地便埋  
把火車輕忽

從最初出發——這個虛無  
被建構  
成龐然大物

這個土木形骸  
拆碎之後——  
( 淤泥這個字——  
我喜歡 )

6

今天將飛躍山溝  
( 又過了一天 )

飛躍懸崖  
( 又過了一天 )

飛躍深淵  
( 又過了一天 )

世紀末  
是一天  
世紀初  
也是一天

7  
我們的親密關係：無言的  
互望。黑暗中  
陌生的呼吸

雨打在路過的玻璃  
窗上。逗點跑進來  
句子貼滿牆壁

列車——著火了  
正在切碎黃昏

從每個不同的站抓來詩人  
故鄉是要  
從何說起呢

第六世紀的詩人  
推敲音韻——

容貌飄搖  
但是有胭脂  
有油燈  
還有——

誰去找回那幾隻蚊子  
那頂蚊帳——

找回祖父母

8

一種存在的突顯：隱士  
黑色的頭巾——

渦狀的雲杉，還是雪中的  
柴扉，在燃燒——

我的心臟滾動，藏匿  
在這座山中——

天翻地覆之後——葉子  
落盡

伸手接住了樹枝——

幼小的獸漫行——我的  
童僕，脆弱地挾一具琴

順著我的腳印，山路  
蜿蜒

我的主要動脈——瀑布  
傾瀉而下

( 二十世紀各種主義喧嘩——)

跨過這座木橋  
我的驢子嘶鳴

提醒我——正走過第四世紀的山水

牠將說  
身體就是這麼回事

還有什麼——  
能使我冰涼而  
顫抖

9  
炊煙。村子的心跳

我們羞於啟齒的永恆  
都在其中

「野」這個字——是我的  
故鄉

我想起波特萊爾。普拉斯  
狄董遜。茨維塔耶娃

我添加炭火。由紅而黑  
由灰而白——

我守著爐灶——  
——無原因的任務

10  
冬眠的時候  
父親缺席

我走到另一邊  
母親是火車  
喉嚨低啞

咳嗽的人  
站在中間——

我們經過海洋  
親人一年見一次面

不得不喝酒。嗑瓜子  
小孩子在某一站  
開始遊戲

我們非常需要小孩  
祭祀。寫日記

我的喉嚨非常癢  
所有的注意力集中——

把眼淚擠出  
丟進海洋

身體內部——

## A 和 B

A 和 B  
團結在一起

A 讀過神話  
進入 B

B 藉著紡織  
把紡錘捏著  
織出花紋布

A 披著戰衣  
進入看不見的山谷  
敵人懂得和平  
人頭落地  
箭鏃光鮮亮麗

姊姊生出更多姊姊  
哥哥獵到更多哥哥

A 說我被鎖住被囚困卻有時  
快樂得叫喊出來

B 微笑且打算餵食庭院裏  
小小的獸類

A 說有一種磁鐵已經失去作用  
變成手銬卻使我幸福

B 微笑且出外購買並自體量產

A和B團結在一起 光宗耀祖